

风尚 听读

图
文
典
藏

思
列
睿
系

随书附赠
朗诵CD

一个孤独散步者

YI GE GU DU SAN BU ZHE
DE XIA XIANG 的遐想

【法】让-雅克·卢梭/著 巫静/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/ (法) 卢梭著; 巫静译.
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9.12

(风尚听读图文典藏)

ISBN 978-7-5404-4479-2

I. —… II. ①卢… ②巫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33170号

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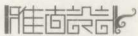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: 【法】让-雅克·卢梭

译 者: 巫 静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陈新文

整体设计: 吴学军 进子 婧婧 丹丹 燕子 邓湘平

排版制作: 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<http://www.hnwy.net>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mm 1/16

印张: 12

字数: 150千字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479-2

定价: 25.00元 (赠CD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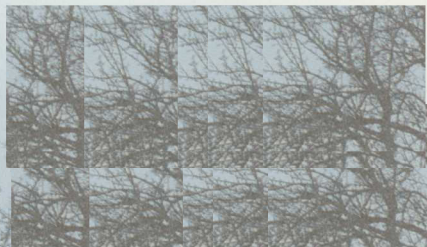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【风尚听读】

经典·改变气质

一个孤独散步者
YI GE GU DU SAN BU ZHE
DE XIA XIANG 的遐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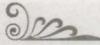
【法】让-雅克·卢梭/著 巫静/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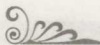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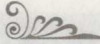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| Contents

- 005 | **散步一** 
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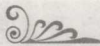


- 015 | **散步二** 
关于真正幸福的思考



- 027 | **散步三** 
关于学习与道德的思考



- 043 | **散步四** 
关于真话与谎言的思考



- 061 | **散步五** 
关于宁静与遐想的思考



075

散步六

关于行善的思考



089

散步七

关于消遣与癖好的思考



107

散步八

关于逆境与感情的思考



123

散步九

关于善良的思考



141

散步十

关于与华伦夫人的关系



1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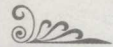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

我的少年生活



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

第一部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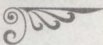
散步一

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

现在，我在世上成了个孤零零的人，再也没有兄弟、朋友、亲邻，也断了社会交往。一个最可亲近的人，一个最爱与人交往的人，却被人们驱逐。那些人串通一气，在自己的百般仇恨中寻找，看哪种折磨对我这颗敏感的心最为残酷。他们粗暴地斩断了与我的所有联系。我本来不想计较他们的行为，照样爱他们，我的爱本来可以一直伴随他们，直到他们死后为止。可这样一来，他们就成了与我毫不相干的人，陌生人，对我而言并不存在的人，既然他们愿意这样。不过在摆脱他们，摆脱一切以后我本人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这倒是要好好想一想的。不幸的是，在此之前，我却需要看看眼下自己的处境。要真正摆脱他们，考虑自己的事情，就必须这么做。

十五年，甚至不止十五年来，我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境地。至今我仍然觉得那是一场噩梦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患有消化不良的毛病，因此吃不好，睡不香。可是，一回到朋友当中，我的病痛就大大减轻了。是啊，我大概要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了一个跳跃，一个从醒到睡，或者确切地说，从生到死的跳跃。我不知怎么就走出了事物的正常秩序，坠入莫名其妙的混沌之中。我在其中什么也看不见。而且，我越是寻思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就越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。

唉！当时我又怎么预见得到会有这样一种命运在等着我呢？就是在今



天，我也想不到会落得这种命运，难道不是吗？我这个人并没有变，过去是什么样，今天还是什么样，可是当初凭理性，我想得到有朝一日，我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，或者被人家确凿无疑地看成一个怪物，一个下毒的家伙，一个杀人凶手吗？想得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为众人所厌恶，为恶棍所玩弄的人吗？想得到有朝一日过路人对我的全部敬意，就是往我身上吐口水，整个一代人都恨不得把我活埋才痛快吗？在这个奇怪的变故发生之时，我因为没有准备，一开始深感震惊。我极为冲动、愤怒，陷入一种谵妄之中，足足过了十年，精神才平复下来。而在此期间，我一错再错，干了一件又一件蠢事，通过自己的不慎，给主宰我命运的人提供了种种口实。而他们则巧妙地加以利用，终于无可挽回地决定了我的命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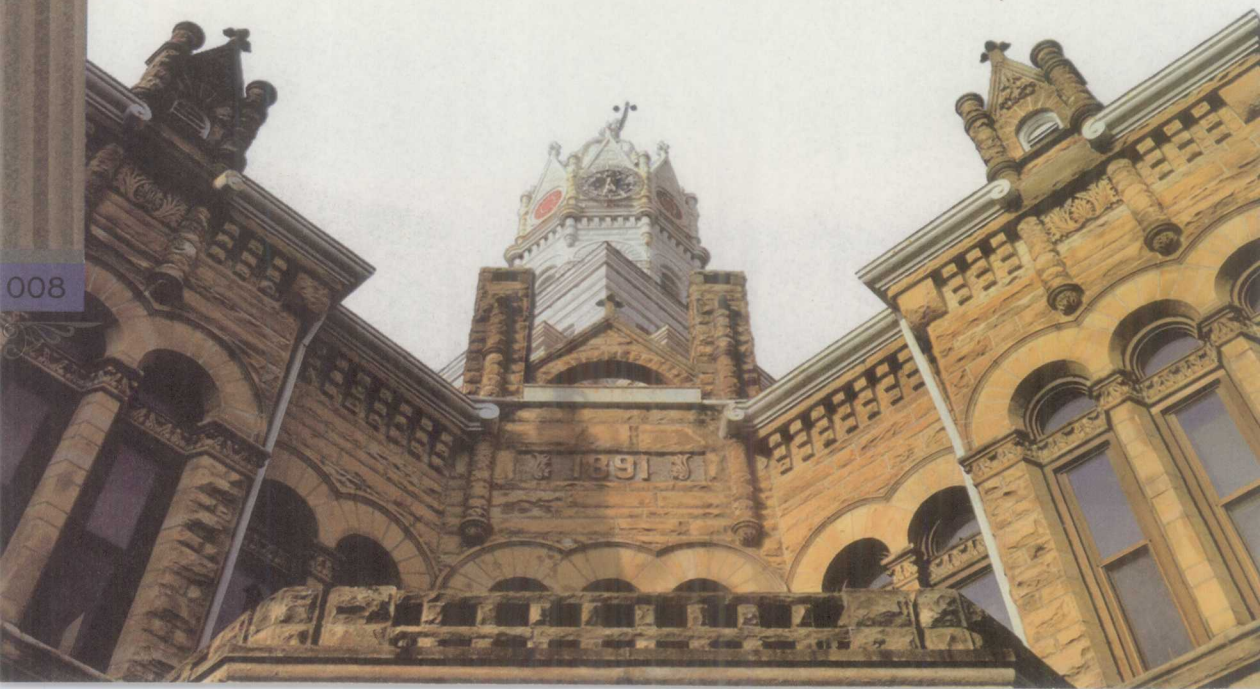
我作过长时间的抗争，虽然猛烈，却终归是徒劳。因为我呆板，不会玩弄机巧，也不会耍阴谋，处事不密，直来直去，毫无城府，性子又急，越挣扎也就被缚得越紧，而且还不断给他们提供新的口实。他们有了可乘之机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。终于，我觉得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，兀自烦恼



也无用，就做了一个唯一可做的决定，也就是服从命运安排，不再和天意抗争。听天由命以后，内心平静下来，所受的痛苦反而得到补偿。而要抗争下去，必然要引起痛苦和骚动，内心根本别想得到安宁。

还有一件事也促成了我内心的平静。迫害我的人使出种种手段，来发泄他们的仇恨，可是由于他们恨我恨到极点，反倒忘记了一着：这就是，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了，那我还有什么要怕的呢？既然他们无法加大对我的迫害不停，逐步升级，并不断给我以新的中伤，以不断让我遭受新的折磨。如果他们狡猾地给我留一线希望，至今就还能把我抓在手里，还能把我作为一个取乐的对象，不时用诱饵逗一逗，还能使我因为不断失望而痛苦，恼怒。可是他们一开始就把伎俩全使出来了，不但没有给我留下半点希望，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余地。他们对我无所不用其极，诽谤、侮辱、讽刺、谩骂到极点，也就无法变本加厉了。我们都处于极限状态，他们再无法加大迫害的力度，而我也到了忍耐的极限。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，必欲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，因而使尽伎俩，现在，就是使出人类的全部力量，再借助地狱的全部诡计，也不能使我的痛苦再增加一分。肉体折磨不但未能增加我的痛苦，反而使我从中得到消遣。它也许让我失声大叫，却因此止住了呻吟，肉体遭受了折磨，心灵却反而得到豁免。

既然他们把事情做绝了，那我还有什么要怕的呢？既然他们无法加大



迫害的力度，也就无法再让我心生恐惧。他们让我永久摆脱了惊惶和恐惧这两种苦难。这是一种永久的解脱。真正的苦难对我的伤害并不大。亲身体验的苦难，我倒是容易忍受，我忍受不了的，是未加体验的内心惧怕的苦难。我的想象力受过惊吓，会把苦难加起来，翻转来，会把它们扩大升级。等待苦难比感受苦难还要让我难受百倍。对我来说，威胁比打击更可怕。苦难一旦来了，事实便把想象的成分抛开了，如实地还它们以本来面目。我就觉得它们远不像原来所想的那么可怕。于是，既然摆脱了一切新的恐惧，摆脱了蠢蠢欲动的希望，我就索性安下心来，单是这样一种习惯就足以让我越来越能忍受这样一种处境，反正它到了顶点，不可能变得更坏了。久而久之，感觉麻痹之后，那些苦难也就没法使之复苏了。这就是迫害我在向我处心积虑发泄仇恨的同时给我带来的好处。他们失去了对我的控制，而我今后也可以嘲弄他们了。

还不到两个月，我的内心就复归平静。我早已无所畏惧，但还心怀希望。我因此而生出种种情绪，一时踌躇满志，一时又垂头丧气。最后，一个可悲的意外事件抹去了我心头这丝微弱的希望之光，并使我看清了自己在尘世早已注定不可逆转的命运。从此，我就死心蹋地，听天由命。心潮也就平息如初，再也不起微澜了。

我一窥见这个阴谋的规模，就永远放弃了在生前把公众拉回自己一边的想法。即使能促成这种回归，但如果它不是出自公众的意愿，对我而言就是无用的。他们回到我这边也是白搭，因为他们找到的也不是我了。他们原来鄙视我，使我觉得与他们交往没有意思，甚至是个负担。我孤身一人，离群索居，要比生活在他们中间幸福百倍。他们在我心中夺走了与人相处的快乐。在我这把年纪，这种快乐是不可能再度萌芽了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对我示好或者为难，都为时已晚了，因为无论什么，只要是出自于他们，我都淡然置之。我的同代人无论做什么，我都不会把他们当回事。

不过对于未来我倒是颇为看重。我希望有更优秀的一代人，会客观公正地审查这一代人对我的态度与评判，从而识破操纵这一切的那些人的阴谋诡计，如实地看出我的为人。这个希望促使我提笔写下了《对话录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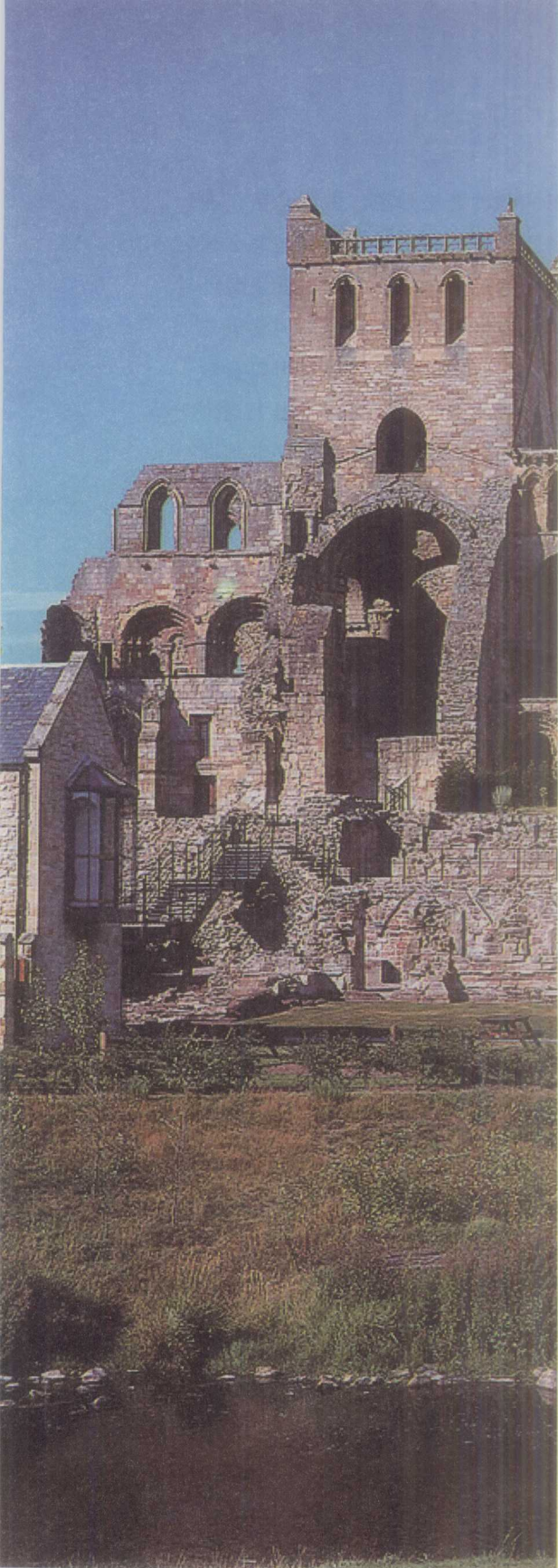


并使我做出种种尝试，以使之流传后世。这个希望虽然遥远，却使我的心激动不已，就像当初我还想在本世纪寻找一颗公正的心时一样。我这些希望同样使我成了今日这些人的笑柄，即使我把它们抛得远远的也没有用。我在《对话录》里阐述了我寄望于未来的理由。可是我错了。幸好我及时意识到这点，才在垂暮之年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安宁日子。它从我讲述的时候开始，而我有理由认为，惶恐不宁的日子一去不返了。

不久之前，我做了一些新的思考，确信了一点：我想让公众改变对我的态度，那是多么大的错误！即使在别的时代，这样想也是大谬特谬。因为公众对我的态度是受了恨我的那些团体一次又一次的指使。人是会死的，可是那些团体不会死。其爱恨情仇会代代相传，其对我的刻骨仇恨会永不消失，会和煽起这股仇恨的魔鬼一样不死，永远滋是生非。即使我的私敌全部死亡，医生团体和奥拉托利会还会继续存在。就算迫害我的人只剩下这么两个团体，我也应该相信，他们是不会让我的名声安宁的，就像生前不让我本人安宁一样。也许，日子长了，我确实冒犯过的那些医生可能会平息下来。可是我从前喜欢和尊敬的那些奥拉托利会修士却永远不会消除怨气。其实这些教会中的人，这些半真半假的僧人，原来一直得到我的信任，我从未冒犯过他们。既然他们的不公造成了我的罪过，他们的自尊也就永不会原谅我的过错。他们会竭力拉拢公众，不断挑起公众对我的仇恨，公众对我的愤恨也就会比他们更加难平。

对我来说，尘世的一切都结束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家做好做歹，再也不能对我有什么影响了。我既不存任何希望，也不再有所畏惧了。在这个深渊底下，我这个可怜的凡夫俗子落得清静，虽则不幸，却和天主一样宁逸。

从今以后，身外的一切都与我不关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既无亲邻，也无友伴，更无兄弟。我住在地球上，就如同坠落在一个陌生星球上，只好在那里住下来。要说我在周围认出了什么，那也只是一些令人苦恼和痛心的器物。当我的目光投射到所触碰的或者周围的什么器物上时，总会勾起一些痛苦和悲伤，总会感到愤慨和轻蔑。因此，我们还是不去想这些物



件吧，因为想又有何益呢？只会让我痛苦。既然我要孑然一身度过风烛残年，只能从自身寻找慰藉、希望和安宁，我也就不必也不愿去为身外之事操心。我正是在这种心态下，恢复了我的认真而真诚的自省。从前我管这叫“忏悔”。我把生命中最后的时日都贡献给这种自我研究，提前准备不久就要做的人生总结。让我们全身心地沉入与我的灵魂交谈的快乐中去吧，既然这是别人唯一无法从我身上剥夺的东西。如果我对自己的心情多多思考，就能让它们变得更加健康，并且剔除可能存在的毛病，那样一来，我的沉思和遐想就不会无益了，我尽管在世上做不了什么事情了，也不会把最后的时日完全虚耗。我每日有暇在外面走走，散步途中常常冒出一些有趣的遐想，可惜现在记不起来了。想得起来的，我将用文字把它们记下来。以后每次重读，自会感到愉快的。想到我的心灵曾经付出的代价，我就会忘记受过的苦难，忘记迫害我的家伙，忘记蒙受的屈辱。

确切地说，这些稿页只是一种不拘形式的日记，记载了我那些遐想。其中有许多是对自己提的问题，因为一个孤独的人思考事情，难免



不多想自己。此外，我散步时脑子里冒出的种种奇思妙想，古怪念头，在这里面也占有一席之地。我将如实地按照回忆来进行记述，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记，不做任何加工，因此，我头天的想法与次日的想法就没有什么联系。不过，通过了解在我所处的怪异状态下每日滋养我精神的感情与思想，总还能对我的本质和性情有个新的认识。因此，这些稿页可以看做是《忏悔录》的补遗。但是我不再冠以这个书名，因为我觉得配得上这个书名的话已经说完了。我的心灵已经在厄运中得到净化，我纵然仔细地探测，也几乎找不到丝毫残存的需要谴责的习性。既然世间所有的友爱之情都从我心中剥夺走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好忏悔的呢？我既没有什么可以赞美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。因为我从今以后在众人中间就是个不存在的人。我充其量也只能如此，因为我与人们断绝了一切实在的联系，停止了真正的交往。我每做一件好事都会变成恶行。我每采取一个行动不是妨害别人就是妨害自己。于是，克制自己就成了我唯一的义务。我也尽己所能履行了这份义务。可是我的身体虽然无所事事，我的心灵却仍然充满活力，仍在产生各种情感和思想。失去眼前的世俗利益，似乎反倒使其内在的精神活力得到增强。从此我的肉体只是我的一个障碍，一个累赘，我要尽力提前摆脱它的羁绊。

一种如此独特的处境，肯定值得作一番审查和描写。我把最后的空闲时间用来做这种审查。为了使之进展顺利，获得成功，必须讲究方法，有条不紊。可是我却无法胜任这个工作，甚至会走偏方向，因为我的目的是弄清我灵魂的变化及其引发的结果。我会对自己作一些分析，就像物理学家检测空气以弄清每日的大气质量一样。我要探测我的灵魂。只要探测方法对头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得出与物理学家检测空气一样可靠的结论。但我还不想做到那一步。我只满足于将它们记录下来，并不想把它们作一番系统的整理。我做的事情和蒙田的一样，但目的却是截然相反。因为他的《随笔集》是写给别人看的，而我写这部《遐想》则只是为了自己。将来，当我年纪更大，临近末日的时候，如果与我所希望的一样处于同样的境地，重读这些文字，会引出温馨的回忆，从而使逝去的岁月复活，这样

那以正然可堪说，竟想下印入眼来。像一下是极难以可相信的。来一
主料一块块地在每个一寸的缝，与百的样合起来，木料白而交白就已成
外边一用各样

偏说人的生意宜过德式其意一。如《新海议》中《原设计》百姓由
这新更要不接，品物物到其性中。小就讲讲基于中时就可自的也时，来
福丁从五公伏里印入心则本意。所来讲，那或得及数解或说武因，平公亦得
可其成也。然全似要要于百只也。那，那来都的已得成也。那也也。那



一来，我的生命就可以说延长了一倍。尽管人们不愿意，我却仍然可以领略与他们交往的快乐。我就会与我自己，就像与一个年轻点的朋友一样生活在另一时代。

当初我写《忏悔录》和《对话录》时，一直在为躲过迫害我的人的魔掌，使它们有可能流传于后世而操心。如今我写这部作品，就不要再操这份苦心了。因为我知道操这份苦心也无用。我本想让人们更为公正地了解我，但现在这个愿望已经破灭了。我心头只留下了深深的冷漠，对我真正的作品的命运，对那些能证明我无辜的文字的命运，我再也不关心了。再说它们也许已经被人家永远销毁了。我的所作所为，就让人家来窥视吧，我写的文字，就让人家来担心吧，这些稿页，就让他们去抢吧，就让他们去删改、销毁吧。从今以后，我对这一切都不在乎了。我不会把它们收藏起来，也不会将它们出示于人。人家可以在我生前将它们夺走，但是夺不走我写作它们的快乐，夺不走我对这些内容的回忆，夺不走我的孤独的沉思。这些稿页是我的沉思之果。只有等我的心灵枯竭了，果实之源才会枯竭。如果当初我能够忍让，不与命运抗争，就像今日这样，那么，那些家伙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他们令人惊恐的阴谋就会在我身上失去效力。他们就不可能以诡计来扰乱我的安宁，就像他们今后不可能以成功来让我烦恼一样。且让他们来随意羞辱我吧，他们绝不可能阻止我享受无辜的快乐，绝不可能阻止我平和安宁地结束一生。

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
李煜和蔡元培五十年

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
第二部分